



菱荷園文集

和16  
1777  
5





芟荷園文集初編卷之七

筑波

石正倚仲綠著

太丘

舟正昇子龍校

記

真如齋記

中山子永之妻之姑之居曰真如齋。姑，女僧也。名惠昭。俗姓堀氏。既笄，不肯嫁。

章廟時，以能書長信昭陽之事，選侍。太夫人于月  
光宮奉之謹厚。數被特恩，享保改元。歲病，免家居。上





幾喪父母。子時福井侯夫人聞其通曲禮內則太義  
 及詠和歌善彈箏。則欲使女公子學。因厚禮召之。妃  
 乃見使者對曰。女紅之業。彤管之事。則嘗學之矣。獨  
 於彈箏。不有贅師者乎。是則妾不敢。即入為姆師。後  
 數年。翁主嫁八條王于京師。亦從之。其在京小時。嘗  
 得聞法於菟道一禪師。敬信甚至。專修義學。乃稍稍  
 請翁主。遂徹環瑱。剃髮為尼。是時乞歸。不許。又侍之  
 數年。而懇請歸于東都。歸則往族長者之所。自舉囊  
 裝百四十金。謂之曰。是金也。妾自少事後宮。先後賞

賜。及月俸之餘也。先以五十金。寄送先塋。所在曹司  
 谷某寺。永為香火之次。又擇良金二十。命工鑄妙見  
 大土像。旦暮將拜之。又二十。欲營一精齋於姪夫子  
 永之園中。此其費也。其餘五十金。妾既為尼。胡更用  
 此物為願。贍諸姪之乏困。并其有為妾  
 計之。族長者諾之。即聚族子弟。審告之。故且曰。餘金  
 五十。請分姑之姪三人。他則莫與焉。乃與二姪各十  
 金。皆拜而受之。族長者顧謂子永曰。姑平生愛諸姪。  
 不若公之妻之甚。今將就公之園中。不腆三十金。請



為公夫妻之壽。夫子永辭曰：姑以愛吾妻聞，不然又何必中山氏之之也。吾夫妻為館姑受此金，不亦甚乎。無已，則以此貸里中之人。吾與丈人為之，主歲時責收其息以給食用，無使之如何。族長者從之。於是乎族子弟皆善，族長者分金甚均。又義子永辭金，且喜子永與族長者相計，德姑之厚而嘆。姑中懷自得，財利不入於心，猶尚籍籍稱之不能已。已余以與子永有葭莩之故，時時過之。子永宅在東叡山後根岸里，其園西頭左增崖，右淺流，柴門東開，茂林修竹圍

之者，而姑氏之居也。其室僅三間，茅簷松楹，梁間揭真如二字，黃檗高泉所篆云。此所以齋之得名也。室中南面有小龕，飾以珠玉雜寶，加之錦繡盛設帷屏，其中安妙見小金像，即新造也。前庭穿蓮池，其殖則楸、欄、芭蕉各二株，楓柳合抱，松柏茂悅，繞池以南於側，茶藤櫻桃紅藥黃菊罌粟桔梗萬卉相交，以敷衍於綺石之間，四時互花，采以供佛云。姑氏興於是，寢於是，誦經於是，趺跏於是，而不容俗，不延客，不汲汲，不戚戚，不欲不惜，猶且卓爾若將終其身焉。余嘗



見姑氏與禪談法其風韻高遠叙致清雅乃使  
人心形俱服也退而嘆曰賢哉姑氏今夫粉黛筭禱  
從事閨閣一朝以元疾辭去為尼者多有矣然能終  
始典于其業者與有幾余未見如姑氏篤信守道竟  
蟬脫埃壘之表者也而姑氏聖善視子永夫妻猶子  
子永夫妻亦愉色母事之毫無倦怠乃自謂母也天  
只無以過之蓋姑氏以寄中山氏相安焉中山氏亦  
以館姑氏相幸焉則各保爾柔愛而不失雍熙之軌  
可想見子永請余為之記

煥案天當作夫

蓬蒿園記

蓬蒿園在郭北巢息里即大竹君之園也園中構一  
室以為讀書之所都無泉石花木之觀庭除不掃蓬  
蒿沒人君旦暮優游其中唯其樂只且蓋君少龔封邑  
既為書院直郎而自耽隱趣常居窮素不治名利清  
高乃當上直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持矛騶從唯恐  
薰灼於路人及下直則閉門養性篤好學博涉群書  
然猶不敢謂通之自以膚淺也必下問之從又喜僧  
尤甚率意往駒郊吉祥寺與諸道人游其往也微服



敝履此處是進上一老蒼頭執杖屨以從後已其游也  
諸道人作胡祝君亦胡祝諸道人談禪君亦與聞諸  
道人煮茗設齋君亦與啜與食於是乎諸道人遂忘  
君之為貴人君亦未嘗挾其貴驕之其謙光冲虛莫  
然若一居士終始不忒者三十有餘年如一日矣蓋  
吉祥大刹也四方禪徒年年麇至息集者知與不知  
莫不傾想君者焉君則無問舊與新遇之如一與俱  
游戲莫逆於心以故禪客日滿門常戲曰坐上僧滿  
罐中茶不空吾無憂矣又家多書人就而借之君毫

無難色乃欣欣焉手自開篋散帙從其請去且謂之  
曰有書者借人讀之亦樂哉子輩願盡吾藏遍讀之  
人若有請及其藏所無之書君乃赧然曰偶當子之  
求我家無此吾甚羞之聞人之為學必助而獎成之  
故書生及縉流固已被君之澤者多矣其謹厚質直  
汎愛人才亦其天性也余與君友幾十數年故知其  
為人至孰矣君嘗謂余曰今世稱貴游者誰居不願  
當其世起大園營廣宅前殿後閣左臺右榭涼軒煖  
室使房迴廊彫其楹刻其栊而大湖靈壁之石具江



世概清川之竹其他奇才珍卉往往而臚列於假山  
 曲池之際宴閑則滑稽之優淫樂之瞽城眉曼膝靡  
 顏臆理衽如交竿荷袂躡屣遞進更侍食前方丈咄  
 嗟便辨驩呼嘯呶杯盤狼藉時或手執茶器口通茶  
 名區分指點以誇茗理少倦焉則鬪雞走犬博戲蹋  
 鞠漁臘馳逐猶尚逞志於逸樂多怵永日取快意於  
 此焉乎然而此數者欲之不至求之不得日夜以思  
 之思之無益雖則知無益卒不能忘懷輒僥倖以為  
 他日吾於長上深自結納又有諸權貴相推輓庶幾

句疑石

倚之銓衡一轉則儋人之爵分人之祿於吾如俯拾  
 地芥於是乎將盈平生嗜欲也此見卯而求時夜見  
 彈而求鴉炙其所以圖樂者亦大早計哉且夫人以  
 蜉蝣之年蠢爾大塊之間死生饑渴毀譽貧富軒冕  
 之賞斧鉞之威日夜相伐乎前以吾觀之大椿朝菌  
 亦均之冥然者也何必決性命之情而號食富貴徒勞  
 形怵心以營營然於混濁渙湫之中乎苟有所適則鷓  
 鷯偃鼠而足矣安在日非青黃黼黻不視耳非鐘鼓  
 管籥不聽飲食非芻豢不厭色非毛嫵西施不說



乎吾已一受其成形必將不亾以待其盡也尚哉君  
貴而能降世利不入於心乃托書淫與逃禪唯其樂  
只且之人也之德也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  
而無容私焉此之謂龍見雷聲大同乎漳溟也君姓  
源氏大竹其族名正遲字子棲蓋視其名字之所取  
亦其隱趣可知也

重修今宮祠記

天正中皆川廣昭承藉先世之資雄峙野皆川名號  
大震關東因其地氏焉愛將落合越前彊勇過絕人

屢有戰庸皆川氏厚遇之既以首功頓居諸將之右  
皆有怨心乃多方譖之皆川氏怒使人詔落合落合  
父子信之與出游城東飯盛山皆川氏發兵圍出其  
不意將逼而殺之落合乃覺其見詔奮焉搏膺而踊  
謂其子十藏曰吾死必為厲父子各銜刀自投于山  
下死矣慶長中

神祖封皆川氏為侯其子隆庸嗣侯移封常武田是  
時落合之厲為祟第舍驟有蛇妖侯甚惡焉謀之南  
光坊大僧正大海天海曰鬼言所歸乃不為厲必速



祭為之歸也於是乎立祠于封內撫之乃止寔為今  
宮神爾後每禱其神莫不驗焉侯卒世子成鄉嗣立  
年二十二卒無子國除

猷廟召見成鄉弟秀隆別賜采地邑入五千石紹其  
宗祀寶永中於東都賜第園中作祠設位以安今宮  
神至于今君二世其宰井山重勝信奉數有感得寬  
延己巳歲告其君重修祠室又請京師神祇官白川  
公加禮展祭焉惟夫落合當時以彊勇為其主所親  
幸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而銜冤強死猶能

為淫厲至祀為貴神靈亦聰明正直壹依人而行而  
今其宰俾其君益崇厚豐於先世歲時敬而致鄉食薦  
所謂馨香無讒慝也神其不歆乎正倚據其所狀為  
記

生生居記

生生居者長崎處士真野駿菴施藥之所也蓋處士  
少如京師師事後藤良山受其藥論脈書遂為醫歸  
鄉試之既驗其術所行處士恆志施惠輕財而能散  
其身及妻孥皆布被食不重味唯儉是務專振人之



不贍甚於己私每歲之日盛甯列之乃為粥使家僮  
載之躬自行里中兵凍餒者左奉粥右執飲且戒僮  
曰慎勿以嗟來待之其蒙袂輯屨貿貿然來就食者  
相屬於路如是者數年猶以為小惠也未足以盡吾  
志享保中自詣本府填臺請曰草莽之臣好古伏乞  
博施藥餌於邦內貧賤而疾疢者以家財給其用度  
諸有司相議曰此妄一男子佯託施惠陰設姦巧而  
仰機利者也弗聽再請不報處士慨嘆曰天意未及  
乎吾將待時也初處士奉其母之言常祀鎮山之神

○○○○於是益豐祀事以禱爾于山神之靈  
一夕夢神人謂己曰時乎今為可矣既覺心感乃詣  
填臺復請諸有司相議曰此事固出於誠心邪不然  
何至三請弗已即召里父老問之皆言其人長者居  
邑屋見敬狀因以許之實元文辛酉歲也處士乃發  
壺漿及衣帶扉屨以待焉於是乎邦之鰥寡孤獨若  
取道二肥之間行依僧人皆乏困而疾病者疔瘍者  
轉相誦慕視其居如歸矣處士大喜曰苟足以償夙



志也填臺特賞每歲賜白金助其費用先是邑賈人私與蠻人謀<sub>軒</sub>闡<sub>化</sub>物事覺没入其中人募居多填臺以其半賜處士以助施藥蓋處士生平不入于權勢之門邑賢豪欲請處士治病乃辭曰吾焦思極能唯為恤貧而病者非為重糶也吾邑醫方諸食伎術者亦不乏富厚之人互就彼求之遂不往日益以博施為事至於今不衰云處士之子子柏來於東都受業官醫鹿門君業餘從余學古文屬以其父命請記因叙其事夫長崎萬貨綰湊夷蠻之所互市俗雜業

賈贏得過當故奢侈游戲坐而取給焉者何限處士生長於其間獨以長者聞亦唯誠慤惻隱之心能感動於人神而惠之所及其遠矣可不謂仁厚之人乎余雖未知處士聞子柏之所言想見其為人遂為記以應處士之蘄其居曰生生者處士嘗自命也

### 二亭記

棋之為器與琴相駢其靜好亦在御之一也故晉時諸名流玩之者多矣以余之所聞武井翁者騎西人初其侄三人幼孤翁憇然躬自撫養之而愛次之甚



篤日夜左右之汲汲乎唯茲其成之蓋有年矣諸侄  
既長並達其材作與未後先為朝士仲則仕畱山侯  
各家于東都騎西違都下不遠翁時時出都游諸侄  
之家每其來諸侄迎諸塗相爭曰願勿後我翁乃笑  
曰吾非刻訓豈得同時歷詣於三處邪顧女輩如卯  
吾翼而長之害適害莫亦自伯之所始以次而往衰  
老一癡叔無令主久恩賓之為極驩率五六日而更  
而翁天性質直老而益壯頗有古人之風諸侄固久  
感其覆育之恩踰於所生則誠信由衷莫不皆思所

以如萬一之報于是時者矣雖其家人亦承頌翁之  
顏色事之唯謹翁親見諸侄各立身興家兄弟致美  
妻孥和樂而後其喜可知也翁素善棋其侄伯與仲  
亦大好之相與專心致志唯翁之為聽甚巧乎其技

文藝季子氏

文藝季子氏字阜卿與余相識使其子公謙問業於余  
余一日過季氏會翁逗宿其家始得相見翁謂余曰  
老夫年今已八十有二僻在田間終日無事唯以素  
好圍棋是耽嘗營東西二亭聚田中五六老叟或西



或東移生以戲斯戲既樂矣哉然口夜耿耿不寐乃  
仰屋而喟然嘆謂予少時未嘗頌其詩誦其書即已  
隱居焉亦不能放言以足志久矣哉吾啟神於小數  
也移此之力用他之業何為而不戒靜言思之實愧  
我心然而暖飽鼓腹舍此則何以卒歲乃幡然曰為  
之猶賢乎已聊以由此且養餘年已今日邂逅又何  
多幸吾將煩子命二亭之名請先嘗試述吾所以圍  
棋為樂之意須臾聽之遂語曰夫此戲也至其當局  
雌雄未決則覃思乎一枰之上銳意乎方罫之間將

舉行手拈棋子欲下不下窮日繼燭相忘寢與食吾  
亦不知老之將至若或旁觀人之對戲也眎其按指  
交爭乃以為其爭也君子察巧者則心醉焉窺拙者  
則技憐焉而心謂他日臨場則多多益辨雖千萬人  
吾往矣然口不敢言唯默而識之樂在其中矣亦唯  
廢人樂事君子焉取斯焉余曰翁之為樂深矣是君  
子之樂也昔者林道人以圍棋為手談余於翁見之  
矣又有王中郎以圍棋為坐隱之言翁曰坐隱之說  
如何可得而聞乎余曰翁他日還里則有五六老與



延頸而招待令在逆旅則承其燕閒互為之對不有  
二名手之相共似有夙舊者乎以在彼在此亦不動  
身而致養不下堂而極驩旦暮坐而不改其樂所謂  
坐隱者殆是乎亦唯晉時諸名流之所玩其在御靜好  
乃是君子之樂也豈翅廢人樂事之云乎哉翁諳其  
廣之余惘惘乎此技固不知其幾道然以無辭於老  
者之前敢妄意言之而已矣若夫所以名其亭者翁  
其擇他焉翁乃喜曰子以不嗜強言之其及人之老  
之義乎一介老愚辱蒙厚惠抑陋亭之榮也遂顧阜

卿父子自從今名西亭曰手談名東亭曰坐隱

三秀館記

加陽松山藤恒夫始來謁余曰吾家執刀圭以侍寡  
君及僕四世蓋醫者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然僕  
少好古文苟業有餘力則挾策誦讀聊以為娛爾因  
以其所疑就而正焉余乃知其人厚重而精力於學  
也遂若舊相識屢繼見於游藝之間矣今茲恒夫從  
疾將歸于國乃來告別且從容相唱曰松山有先人  
之故廬在往歲庭中忽生芝之三莖時時可愛乃移盈



中置諸牀上且暮為玩焉遂自名館曰三秀夫乾坤  
之所覆載雲雨之所蒸潤何地不出之僕非敢為嘉  
瑞而命也唯其生之是以取之如謬賜行言以為之  
記何榮如之余曰今夫士大夫家有生一異草若一奇  
木則孰不嘉瑞之者乃喜而為天而降福載錫之  
物遂請張其事欲令遐邇嘖嘖傳稱唯恐鮮有聞者  
也於是其邦族鄉人亦舉從而禎祥之各獻牛酒來  
賀親朋同辭小大稽首以稱慶於一堂之上此世之  
常也由是觀之令世稱禎祥者自我為嘉瑞而告之

衆也衆中若有一二應猶且憎者邪即應猶且憎焉  
亦不獲已於其人自我嘉瑞之且邦族鄉人舉從而禎  
祥之則曰吾從衆也遂以同辭稱慶於一堂之上者  
蓋有之矣凡見奇異而喜者人之情也雖臧氏之智  
哉於雜縣也其謂之何○○○○○○○○○○○○○○○○  
○○○○○○○○○○○○○○○○今子之家庭實生芝即取  
以名館而猶曰非敢為嘉瑞而命也者豈以為吾德  
非王公奚為天意及于此邪是乃長者之言也余則  
惟王公非獨致嘉瑞而已仁者亦有致之矣夫醫者



仁術也子家不矢世守而救藥邦之疾疢者且生死  
因骨者亦幾何唯其積善之久匪斯上下百有  
餘年當子之世親膺其餘慶無亦天而降福載錫之  
物從今以往餘慶之所施及子孫不匱亦猶松柏相  
承而山之苞川之至乎余已聞子稱長者之言益知  
其為人厚重也又視其精力於學而測知其業之心勤  
矣子固雖不欲自我為嘉瑞乎請余從旁敢稱頌祥  
叙以為館記

碎玉翁祠堂記

洞津改守郎吏碎玉翁少嘗有所受肇禋保食神其  
家繁祉壽凱子孫六十四人歲時勝會車馬騶從填  
咽于門巷人比諸唐郭汾陽翁既致仕耳目聰明齒  
牙完堅嘗行逢一異人于深川圯上授以頤養禁方服  
之三年面有光澤趨拜強駛乃試彎勁弓發于數十  
武之外固失正鵠四鏃如樹于時翁年八十有八孺  
人熊氏年七十有七是歲冬至置酒爵三行坐間龜  
見焉不知奚自來翁舉爵筵之曰龜耶果為福  
乎飲此酒矣因酌筵上龜進三口之翁乃喜曰吾家



奕世戎衣器械皆刻龜為○章我子孫必將有後此  
其兆邪昔歲吾逢異人受禁方今日有此祥皆保食  
神之賚也即放之江中於是乎舉族相慶將各殷其  
物大享于神翁聞之憮然曰享多儀夫享不可小者  
有矣不可大者有矣唯其稱也唯其稱也故不可不  
述而多學也好古之士達饜饜焉吾立祠于家庭躬  
親祈禳而不假巫祝者抑有所受之也不然不殆乎  
民神糅雜物不可方夫人作挑湯赭鞭家為神士季  
蘭哉此非 吾邦上古明王所以絕地天之通之意

也咨江下弟苟非有所受徒徇世俗信神叢狐祥者  
則烝享無度恭敬匪至必將明神不蠲其為禍灾存  
臻吾非祝史躬親祀神而不欲詒厥禱事者固謂吾  
家有禍獨止予身福乃流後嗣也我死之後必速遷  
祠歲時禱事一使巫祝奉之如是祭則自稟伊祐蓋  
得其道也嘗元文庚午之歲也於寬保壬戌夏五月  
十七日翁晨起謂家人曰吾年九十有二壽亦罄矣  
從今三日必死勿謂我言老而無徵乃沐浴改服東  
面而坐諸子孫環膝泣更勸藥物一無所對唯莞爾



已遂逝如期既禮子孫胥圖卜地遷保食神以翁配  
食焉其孫元凱從余遊有年矣寶曆甲戌之歲謁余  
曰吾王父常好學家風整嚴已殞一紀于今吾父承  
守其祿庶乎寡過朝夕思之自言未有艾於王父奕  
南兄弟與俱黽俛欲繼其志亦未有艾於我父比歲  
有若可震且業者今茲將修祠有事于如在冀子為  
奕南父子追記之余曰余之於翁通家吾見其人矣  
吾聞其語矣可無記乎亦正猗之分也蓋翁有所受  
躬親祀神于家庭而不假巫祝其子孫非有所受則

敬從遺命卜地遷祠猶且以翁在時克修其方膜拜  
拍手寔式靈之特寵神其祖以取威於民而令工祝  
奉祭不敢侵瀆均皆有所視於古焉於乎人不可無以  
學也穀旦于差以綏思成吾子與諸兄弟從家大人  
之後齊肅衷正各薦爾馨神其吐之乎胡不函蒙  
祉福吾子其夙戒焉元凱起而再拜施施而退翁諱  
尹重姓佐枝氏碎玉為號其壇場之所即在東都  
墨水里牛妃祠之側

銘



寶刀銘并序

伊丹君入自紀給事於東都明年屬紀岡邨氏使國  
立直茂鑄一小刀以今尺度之長一尺有七寸五分  
刀成致君子東都既而眎之刃上有瑕君以為不可  
乃還之岡邨氏岡邨氏又使直茂磨其瑕而試諸刑  
人夫輒譟然已解乃以為良刀買而佩之後會

朝廷方徵諸國桃氏所造新鑄刀紀侯旁擇國中良  
刀岡邨氏所佩為最即取以獻焉享保辛酉秋九月  
七日 內宴乃命有司分諸國所獻新鑄刀八十餘

口各書桃氏姓名于赫蹠覆之乃使中貴八十餘人  
以次探之從以賜其刀君亦在衆中探得直茂詳觀  
刀文則君昔年屬於岡邨氏小刀也竒夫即以狀奏  
之 朝廷亦大竒之一時聞者皆嘖嘖傳稱榮之君  
以竒故押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正猗因其請

銘銘曰

神物歸來七星赫赫永言衛身慎勿移易

摺扇銘并序

天正十年冬午甲武田氏亡其族古屋源七郎信直



歸順十四年丙戌參長久手之役信直隸井伊直政  
有野戰之功

神祖 賜號曰民部左衛門十八年庚寅

神祖自將伐小田原北條氏麾下士大室存秀增城  
監物或於北條氏軍監鳥居元忠平巖親吉知之命  
信直及關金平擊之信直與監物鬪身被鉅創遂斬  
監物軍監以聞即日 召見信直本多彌八郎贊名  
賞賜握中摺扇扇長一尺五分扇面縹紙金彩畫  
松篁蕞深維錯信直六世孫子蘭好文學與余善嘗

謂余曰蓬蒿園記水廁朝士之未幸沐昭代之化亦  
蓬蒿園在郭北巢息里即大竹君之園也園中木木茲  
物亦 服御之一也而 御手之所握遺澤今猶存  
焉尚繼今以後世世詒厥永以鎮家乃寘之新篋吾  
子其銘余作銘曰

神后執扇風起雲揚載錫猛士以勉勤王曰爾猛士  
與守四方臣直替首對越寵光重於鐘鼎於焉永藏  
嗟我子孫世世無疆庶幾似續勿懈勿忘

林氏室柱銘



身總之林...東都從...此境者謂余曰直之家  
曾大以販賈以富甲于我邑嘗構小室以為游息之  
所其柱皆不剝皮益嵯峨材云直也薄祚雖百爾不  
承權輿唯此室垂三百年今猶存焉往歲冬入此室處  
少東廂第三柱皮小摧廢于爐炭香盈一室乃鄂且  
怪試削柱身投之火其香烈乎又盡削諸柱驗之○  
他皆無香氣唯此柱為奇豈可不珍乎幸得賜一言  
非獨○非獨直之榮而已也抑我祖之雲亦嘉之  
余聞此言不得拒之遂作銘以授其辭曰

吾祖考室徧鳩美材其戶南出其廂東開一柱發香  
洵異且奇于嗟祖德維馨可知我子我孫以鑒於斯  
勿斲勿爬永承厥基

野公輿研銘

砥蚩秉耜猶事南畝有斐君子益友為耦是穠是  
大業繁富

源子蘭書案銘

載籍極博稽古匪乏倚於是以致業

杉田家槍銘



永丁丑歲己卯原賊... 東都道飛彈守柙原正職以監諸侯之軍處士杉田  
 正之者常好個儻之策為柙原氏之談客是時偕往  
 明年春二月賊城有馬原保之其塹柙甚固越二十  
 七日杉田與柙原氏相謀先謀先登城遂陷其日杉田  
 以帛幅九寸長五尺有五寸黑畫環象國俗是為蛇  
 目槍即名工信國所造剝螺以嵌其柙反旆之後柙  
 原氏遷將于先鋒隊即諷杉田之功於諸有司取以  
 為隊士杉田多子姓長子之胤迄于今相嗣世為先

家士其徽與槍相傳藏于其第二子之家第二子四  
 世孫懿字墮敦好學受業於余余游其家親獲寓目  
 茲二物焉墮敦為余出其自本詳證其事且請銘余  
 乃作銘其辭曰

組昔西肥之役是日杉田之徽風揚此以踰壘周旋  
 巧克厲群師于嗟蛇目之獲稱世世傳叙以思貽亦  
 猶蠶旗之揚名至今是為趙氏之物之知右徽  
 厥鋒稜厥刃榮結三治攸鑄神華失精螺柙沃金鏢

一仔朱英壯世祖黃... 天... 定稱國七



詩如郭書... 氏... 藏以傳... 于城相承

永焉正眎右槍

贊

畫虎贊為西伯義

室山之曲息澤之中為之偶者龍耶從之嘯者風耶  
在昔荆之廣兮彼夢之莽莽兮匪若惠而穀之若敖  
氏之孫不必長兮亦惟厥文乎斑斑君子維象厥視  
乎耽武夫維傲寔監斯圖于城靡暨

永阪家翁媿少像贊

沈輔三君不伐厥功退而養拙漠焉守中惟其柔德  
用之無窮天錫壽考迺克其終右翁

負戴君子偕老媿媿既明且慈閭德孔厚刑于其子  
及于其婦子孫受祉天之攸誘右媿



姜荷園文集

卷之

靜好館藏

姜荷園文集初編卷之七終



